

和以前农村“空心化”的观察不同,人们试图从文化的层面挽留或是重构那个在离土离乡潮流中,依旧存留在记忆里的乡土画卷。为什么离开?为什么不荣归故里?

乡绅记忆, 迷失在通往城市的路上

本报记者 欧阳

上一个春节期间,一篇关于“乡村未来迷茫”的博士返乡手记,搅动了众多内心弥漫乡土情结的文士。猴年前夕,网络上有人谈及乡绅的消失,谈及乡村的命运、失望、感触的论调又勾起更多人惆怅的情绪。

和以前农村“空心化”的观察不同,人们试图从文化的层面挽留或是重构那个在离土离乡潮流中,依旧存留在记忆里的乡土画卷:那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田园。

为什么离开?为什么不荣归故里?蔓草般杂糅的思绪中理不清答案。

时逢春节返归边陲故里看望老父娘亲,际遇乡绅后代70寿辰,我决定去看一看。

寻获:“乡土中国”旧迹

从西昌出发,行京昆高速公路,穿过安宁河平坦的谷地。在永郎镇下高速后,转蜿蜒翻越沟的108国道。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程,抵达县城会理。

会理旧时或许有些坚固的城墙已经难寻踪影,漫步街道,间或可以看到4A级风景区的横幅。“风景区”所依据者大约是狭窄、规整的老城街区,以及不少留存下来的临街木板墙、屋顶灰瓦的建筑。不过这些“古旧的遗迹”看起来有些残败,不像众多旅游发达地区那样修整得悦目有序。最遗憾的是街道十字交汇中心的鼓楼,虽然当地人告知是一直保留下来的,但怎么看都觉得是新建的古迹:完整光洁的砖面和亮白的缝隙,使人完全找不到修旧如新的现代文物理念。

也许正是迟缓的观念变迁,就如“老城”所展示的那样,会让我在这个位于横断山脉边缘的乡村,寻获一丝内地早已不存的“乡土中国”旧迹。

出会理向东北偏北,继续行进,走上乡村公路。只能够两车错行的柏油路面平整地几乎完好,危险、急弯路段防护栏齐备,想来应该是新建成不久。沿途摩托车不断,微型箱式客货车频频闪现——透着富裕发展的乡村活力,我们只能慢速行进。3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这已经很不错的,据祖上土著于此的同行大哥刘华说,以前这段路坑洼不平,再有雨季泥泞、砂石障碍,多有耗时半天的时候。

这一路除了一个小镇子都是田野风光。南国春早,尽管才进入正月,地里的油菜花却已盛开,尤其是进入目的地太平河谷,和传说中许多乡村小块地撂荒的描述不同,窄而不平坦的小河谷中,错落有致且细碎的地块

铜都之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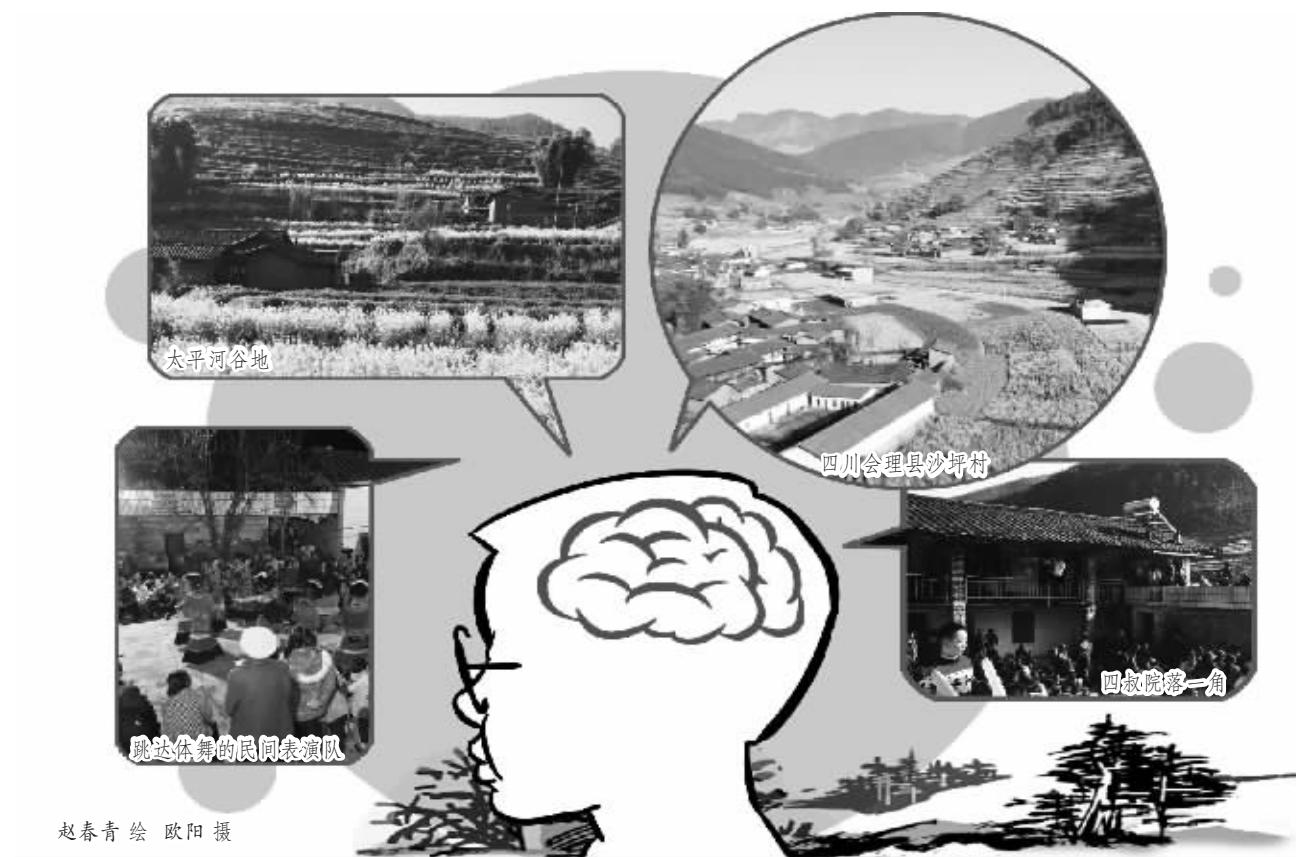
杜京

发源于唐古拉山脉格拉丹冬雪山北麓的金沙江,一路欢歌奔腾,经青海、西藏,流经巴塘县麦曲河口西南方向小河金沙江口进云南。嫣然一笑,留下百媚千娇,万种风情;忽而在丽江折向东流,俗称长江上游,梳妆打扮,翩然出镜……

如果说,金沙江孕育滋养了绚丽斑斓的两岸土地,那么,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昆明最北端150公里处的小城东川,便是镶嵌在这片彩色土地上一颗夺目耀眼的宝石。

东川,历史悠久,文化多元。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在上古时期,东川就出现了“马踏露铜”的奇异现象,坚硬的马掌常常可以踏破地表,露出浅埋地下的铜矿。西汉时,东川就已经是铜的重要产地,铜矿进入鼎盛时期,东川成了京师铸造钱币的主要原料。清朝的10个铜板中就有7个是用东川铜铸造。北京故宫的龟鹤、贵州黔灵的黄钟、武当山的铜殿、昆明鸣凤山的金殿,都是用东川铜铸造,以至于乾隆皇帝为东川铜矿的龙神庙御题了“灵符九宫”匾,对东川铜业予以褒奖,“天南铜都”以此得名。

东川,第一次公之于天下时,着实让世界吃了一惊;东川是全世界有史料记载以来最早出产白铜的地区。公元4世纪之前,东川的先民就掌握了铜镍合金的冶炼技术,制作出精



完全被生机勃勃的作物覆盖,黄色的油菜花铺满太平河两岸,一片生机。

客观说,离城进山之后的行程,在良好的乡村公路之外,撇开马路边上不时出现的砖混建筑房舍,整体的感觉会让我回到30年前熟悉的乡野,路上的行人,人的衣着,以及居所虽然多有变化,但田野的乡村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令人“迷茫”,如若产生诗情画意渐行渐远的感觉,恐怕也该是心理的因素居多。

终于,目的地到了,走过摇晃不定的铁索桥,坐落在油菜花间的主人宅邸来到了面前。

窥视:“乡绅”的遗迹

促成这次探访之旅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乡间的景色,而是主人的声望。

昔日的沙坪村属于诺苏和汉人杂居的地区,不同族群之间汉族习惯、诺苏风俗交错。作为当地望族,诺苏血统的乡绅不仅精通汉语,族群也以汉姓刘氏知名当地官府和民间。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刘氏头领已然据据沙坪河北岸方圆数里的田地和山头。有传说称,

人惊心动魄的扇形泥石流冲击带,看到色彩斑斓的红土地和起伏连绵的山峦,我在想,在这块古老、看似蛮荒的土地上,蕴藏着的不仅仅是金子般的铜矿,更有着这座小城坚韧的性格和不朽的铜魂。

说到泥石流,不能不让人想到世界排名第二大的东川泥石流,这里是中国及世界典型的暴雨型泥石流区。每年雨季,从源头到金沙江河道两岸,密布着100多条泥石流沟壑,一旦爆发“座座山头走蛟龙,处处沟谷吹喇叭”。泥石流以每秒钟1000多立方米的流量,势如千军万马厮杀奔腾。期间大大小小的石块相互碰撞,巨响惊心,碰撞出火花,如流动着一江萤火,一泻千里。天地惊魂,鬼神哭泣。

而今,当我来到享有“世界泥石流博物馆”之美誉的东川,站在泥石流赛车场,只见聪明的东川人巧妙地用这弯曲漫长、崎岖不平的乱石荒滩,经过多年的治理,利用东川泥石流独特的河谷、沼泽、山地、热带雨林等地貌,开创出了一条被誉为具有唯一性和天然性,且永不重复的赛车道。这里云集着各式各样的赛车和摩托车。跃跃欲试的选手们,赛道上风驰电掣,水花四溅,赛场上的惊险刺激,紧紧抓住了我的心,在场的观众也无不为之赞许惊叹。

面对“突然一夜泥流来,大地一片白茫茫”的东川泥石流,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观看赛车的惊险刺激和休闲轻松,更多的是让游人面对生态灾难,身临其境,感受一次真正的“现场直播”,去震撼,去思考,去面向未来。

怀着深深的敬重之情,我走进泥石流冲刷后留下的一片白茫茫的荒滩,低头捡起一粒石子,放在手中抚摸,仿佛在抚摸大地母亲的伤口。

此时此刻,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东川人背负着崇高而光荣的使命,以平凡坚韧铸就了铿锵不凡的铜都史诗。今天,不朽的铜都之魂依然成为东川人前进的精神动力和辉煌的历史存照。

今天,当我乘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驶,穿过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峡谷和大山进入东川,一路上,我看到金沙江边大峡谷中令

在高纬度海洋里,有两种哺乳动物堪称北极圈内之最,一是鲸,二是海象。海象身长4~5米,平均体重1吨,最重的雄海象体重可达4吨,它们趴在冰上的时候,远望就像一辆辆抛锚的坦克。

海象终生生活在北极圈内,有北半球“土著居民”之称。生活在冰雪世界里的这些庞然大物,是如何在厚厚而光滑的冰面上行走、捕食的呢?这个问题曾一直困扰着动物学家们。当动物学家来到北极的冰雪世界,走近海象

这一庞大种群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吃惊,这些庞然大物竟然用嘴巴上长着的两只尖利的长牙钩住冰面,然后带动身体前行;遇到冰山时,它们就用这对长牙,像登山运动员手中的冰镐一样,一步步地“刨”住光滑的冰体,然后一点点地向上攀爬!

海象的嘴巴里,长着一对巨大的长牙,最长可达1米,重约4公斤,特别引人注目。长牙其

牙齿行走法

实是自上颌长出的犬齿,与象牙一般无二,且一生都在生长不停。这对长牙在动物学家的印象中,应该是海象攻击敌人时不可或缺的武器或是捕食的工具,谁知它们竟用它来攀登冰山,拖体前进!正是靠着这对长牙,海象们才能在冰面上行动自如,迅疾如风,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动物学家们经过考证和研究认为,在远古,最初的海象也像海豚、海狗一样在岸上靠

复着我完全听不清楚的话语,后来才知道四叔耳朵已经不灵便。到深夜,一阵礼花焰火鸣放后,庆典的主题——生日祝贺也随孩子们分食六层蛋糕圆满告一段落。忙了一天迎送客人的小二(四叔的次子)送别表演者。表演者坚持不收取酬劳,在四叔的坚持下她们没有把持住。

也许是客气,也许是表达敬意。欢乐场景中我不时看到人们上前表达对四叔的敬意,而四叔当村委会主任的长子仿佛有些被冷落了,这大概就是“乡绅”的遗韵了,虽然乡绅没落了,乡土社会的威权逐步被政权系统的官吏等级取代,但乡长或者是村主任这些制度下的安排,并没有彻底改变文化伦理近乎自然传承繁育的乡绅选择。

而作为曾经的“长者”,四叔及其村主任儿子也没有被资本欲望扭曲。村子里烟叶的种植和复烤,培育出不少富裕的家庭,那些沿河新建的钢筋水泥新居,与夯土墙的村主任“大”官邸相比,已经拉开了不小差距,这是同内地很多地方不一样的风景:乡绅的自律还在延续。

抉择:“乡绅”的未来

不过这并不是全部,农耕的乡村社会正失去世代相传的族脉凝聚,那些传承人的光环,文化领袖和灵魂,渐渐没有人去承继。四叔的另外两个儿子离乡多年,在城市经营着自己的事业,正在省城读书的村主任儿子也表达了绝不回村子的意愿,喜欢街舞的他不只是看起来是城里人,也完全没有种植烤烟或者是农作物的技艺。

回过头来看1000余人的沙坪村,即便没有城乡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差异,也不可能在文化、物质领域同城市等量齐观,人们在面临自己最后归宿的选择时,留居医疗保障良好的城市安享晚年,才是理性的选择。

第二天早晨,我吸吮着清新的空气走在清澈如泉的沙坪河边,看到沿河满处散落的现代塑料垃圾,意念中充满诗意温情的祥和乡村还在吗?乡村本身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对乡村未来的迷茫,难道就不是主观的臆想吗?迷茫的是离开的人,乡村自己并不迷茫。

吃过早饭,携同村主任的两个儿子走上了回城的路,此时我才意识到,乡村的路不是为了进入,而是方便离开,路和网络带进乡村的东西,都是为了离开,也许不是离开土地,但一定是告别农耕文化之路。

所谓的乡绅社会不过就是梦幻而已,就像沙坪村,就算真有乡绅的情结,那也只是夕阳下最后的一抹余晖而已。

人在他乡
打工文学精英 (39)

地心的梦
(组诗)

老井

放炮前后

电钻轰鸣、钢钎旋转
大地肌体里最肥厚的那块黑肉里
出现深不可测的煤眼
在其中装上许多根缠绕上雷管的炸药
再拉出一条跨过几个时代的炮线
从工作面直达风门以外,矿工们退潮般撤下
横七竖八地倒在大巷里

那沾上煤粉的疲惫之躯
像涂满污油的零件
扔得到处都是,放炮员拿出放炮器
接上线子开始充气,巷道内鼾声一片
我像一个欢快的弱贼
在别人的梦里进进出出
一会儿看见大海,一会儿看见春天
一会儿还能看到个害羞的女孩

……炮响以后
呼呼的炮烟像雪白的绸缎
斜下长长的工面,众人如猛醒的工蜂
扑向流淌一地的黑色蜂蜜我独悠哉
留下来清扫遍地大梦的碎片

综采机

把一堆接抱在一团的黑色情侣分开
过去用手镐、电钻、炸药
现在用综采机、这个可怕的钢铁巨兽
缓缓开动在采煤工作面与它对视
我的眼前快速闪现
祖父、父亲、还有我自己的脸

突然感到剧痛
绵恒的煤层睁大乌亮的
锋利的煤刀快速旋转
大工业的利刃狠猛地切下积压的岁月
工作面上,粉尘雨一样的飞扬
钢铁的轰鸣盖住煤块的呻吟

忽感到阵阵剧痛,原来已有几束细细的
目光。已穿透我的胸膛
在综采机上砸得叮当地响,扭头一找
发现了闲在角落里的手镐、电钻、钢钎
正瞪大了愤恨的眼
此时和它想的一样,我也希望
有人能从坍塌已久的老工作面上爬起
用略带温热的手,握一下冰冷的镐把钎身

下井

东风吹着麦苗,吹着村庄
东风扒开挂满乌云的树丛
乍现出远方井架湛蓝的脸
它不声不响地耸立着
仿佛一角裁下的碧天

淮河就在远方很响地流动着
滔滔不绝的淮河,把它粼粼不断的波纹
不停地投射到井架上远远望去
仿佛淮河踩着高高的井架
一下子就从地面流到了天上

春天的傍晚,我背上矿灯
来到井口,仰望片刻
直到眼底蓄满的
天空湛蓝,淮河苍黄,麦苗嫩绿
沉入到心底静湖中,然后才走上大罐
下陷至乌黑封闭的负八百米地心

白云和黑炭

云在天上走,煤在地下跑
穿白裙子的云吃惊地望望
穿一袭黑衣的大炭
洁白轻盈的遐想
乌黑凝重的思索
白云想趴在黑炭的表面取暖
黑炭想钻进白云的腰间放歌
但它们的中间总是隔着一团约有
几百层楼一样厚的大气

要么就高于九天
要么就低于地心,穿白裙子的女人
穿黑衣服的男人
已经隔着渺渺的时空,相望好久了
煤的体内燃烧起爱情的火焰
云的眼眶内涌出思念的大雨
火焰拥抱着大雨,大雨拥抱着火焰
二者爱得刻骨铭心,恨得惊天动地
最后大火熄灭火焰飘散
只剩下大地上冒出的缕缕爱的青烟
飘入苍穹和悲情欲绝的云混淆成一团

钱国宏



一个人努力奋斗大多是为了实现三大追求:

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心灵自由。

赵春青 画

身体的冲力一耸一耸地向前爬行,但常常因行动迟缓而遭到攻击,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进入北极圈后,环境发生了变化:到处是冰雪,它们原有的行走方式行不通了,且它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冰上度过,海象们就别出心裁地“发明”了这种“牙齿行走法”。

世间有很多事真的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就像一句广告词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当我们陷入四面维谷境地时,开动脑筋,激活智慧,往往“急中生智”而杀出一条匪夷所思的新路来;没有四肢,就用牙齿行走;缺少力气,就用智慧谋生……生活中很多奇迹和成功,就是这样诞生的。

